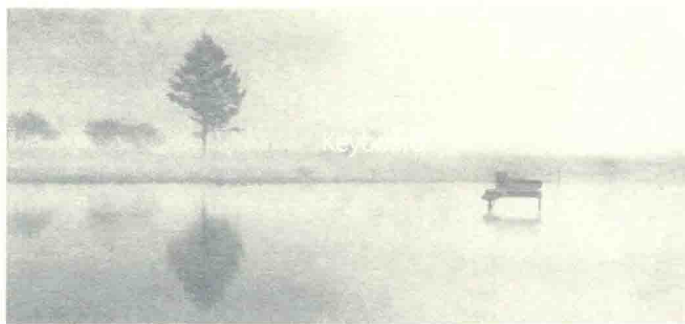


琴苑走笔

朱贤杰 著

Pen

on the



琴苑走笔

朱贤杰 著

Pen

on the

Keyboard

Qinyuan ZouB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苑走笔/朱贤杰著.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103-04093-5

I. ①琴… II. ①朱… III. ①音乐—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605⁴—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3615 号

选题策划:莫蕴慧

责任编辑:李航

责任校对:张顺军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邮政编码:100010)

Http://www.rymusic.com.cn

E-mail:rmyp@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 2 插页 12 印张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10)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010)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58110533

序 言

钢琴家、教育家朱贤杰先生即将出版一本书——《琴苑走笔》，这里登载了他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写作的部分约二十余万字的有关音乐和音乐家的乐评文章，这是中国音乐界的大喜事。因为我一直认为，音乐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曲家、演奏家、乐评家三者缺一不可。但在我国音乐界乐评家极少，对音乐演出活动一般只作报道，很少有评论。而在国外有专门的、权威性的乐评家，他们的意见对音乐创作和演出都起到有益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我曾在 1980 年听过朱贤杰先生的钢琴演奏，精彩的演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幼学习钢琴，青年时代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钢琴家。但我不知道他还是一位知识渊博、文笔流畅、思想敏锐、善于讲道理的乐评家。几年来，他虽居海外，却非常关心国内的音乐生活，积极主动地给《钢琴艺术》杂志投稿，使我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我欣赏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大部分是他亲自访谈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学术上他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进行探讨，观点明确，资料翔实。对年青一代的钢琴家，他又善意地提出一些建议，关心他们的进步，体现一位长者对青年一代的关怀。这样的评论文章正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

朱贤杰的《琴苑走笔》中写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有关钢琴方面的：包括“大师剪影”、“评论随笔”、“琴坛记事”和“唱片书评”四大方面，共 39 篇。他近年来在国外经常采访一些钢琴家，出席观摩一些国际比赛和大师班课，包括应邀担任“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特约评论员，他详细地报道比赛的情况，也包括他本人的评论，与评委投票结果无关，而具独立的见解。他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音乐信息，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来特别有意思。

我相信，《琴苑走笔》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周广仁

跨越大洋的视角聚焦

现在,每当我打开新寄来的《钢琴艺术》时,自然而然地会先翻开目录去找有没有朱贤杰先生的文章,随之就赶紧阅读,以一睹为快。因为他的文章视角独特、言辞生动、论点犀利、内容翔实,在钢琴界实属难得之文笔。

朱贤杰最初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贝多芬奏鸣曲作品 106 的演绎探讨。他在经过了大量的考证,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了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有根有据地提出了尖锐、中肯,又不同寻常的见解与看法。这种方式的大胆和直率,在此前国内业界的文章里,我还几乎没有见过,我感到他立足于学术的严谨,是无所顾忌和直言不讳的,这种态度和风格令我十分佩服与感叹!由此我也意识到,以往我们的音乐学术评论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入展开。一般是褒多贬少,多说长处,少得罪人,恐怕也是较普遍的想法。包括我自己写评论,也常是听了好的演奏才“有感而发”,要是欠满意,就不一定写了,“何必呢”!但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而朱贤杰的敢言打破了这些无形的禁区,这也正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的关键之处,亦是他的文章与众不同和值得拜读之处。

朱贤杰定居加拿大多年,对国际上的音乐动态十分了解,又收

藏有丰富的音响和理论书籍等资料,得天独厚的写作环境和条件保证了他可用大量集中的时间潜心钻研和写作。他对国内的音乐活动也非常关心,时常回国参加各种大师班和比赛,凭借外语的优势和专业的造诣,他抓紧一切茶余饭后的空间采访周围的国内外钢琴大师,后又经过他的理解与提炼,写出了许多精彩的访谈录,并且对钢琴界中一些最受人们关注的人物和焦点作出全面精辟的剖析和评介。比如,他对郎朗与陈萨最新录制的肖邦两首协奏曲的评介,从历史上此曲的各种有名的唱片说起,如数家珍,博采众长,最后列举两位演奏者各自特点,让读者在各个角度纵观全貌后再去欣赏,这种写作方式就很客观而有说服力。再如“关于沈文裕”一文,从立足于长者的角度,以丰富的事例,中肯而坦诚地道出了心里话,可谓语重心长矣!

本书选编了朱贤杰先生近年来刊登在《钢琴艺术》和其他音乐杂志上的几十篇文章,从中我们不但能获得丰富的国内外最新钢琴音乐动态与信息,也可了解到不少钢琴界人物——无论是享有盛名还是鲜为人知——他们的经历和辉煌,同时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并学习到许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和重要的学术观点。我想,只要仔细去阅读,在增长见识的同时,就必然会有自己的多种感悟与收获,你的眼界和境界就必然会有所提升!

周铭孙

2009年4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大师剪影 / 1

格拉夫曼——用一生练琴的大师 / 3

安东·克迪——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之间 / 10

罗依·洛蒂——把握机会,追求完美 / 19

走近波利尼 / 24

罗温萨印象 / 31

谁是弗雷尔 / 39

再听鲁普 / 43

与巴伦博伊姆面对面 / 48

普莱亚——键盘上的探索者 / 60

克莱本——传奇人物的今昔 / 64

评论随笔 / 77

“贝多芬可不是节拍机”

——就作品 106 速度问题与杨燕迪商榷 / 79

谈琴论乐会贤杰——答《钢琴艺术》杂志十七问 / 94

“贝多芬在哪里?”——谈谈忠于原作与艺术创新 / 119

对《雾霭中的一丝光亮》一文之我见 / 146

近听巴伦博伊姆 / 153

郎朗,弹出辉煌 / 161

又见郎朗 / 170

双子星,哪一颗星更明亮?

——写在李云迪与郎朗上海大剧院演出之前 / 181

听一听基辛 / 189

关于沈文裕 / 196

她就是王羽佳 / 206

琴坛纪事 / 211

天生的乐评家 / 213

乐评这一行 / 221

寻访古尔德 / 234

速度之争引起的风波

——古尔德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协奏曲事件回顾 / 243

一代宗师施纳贝尔 / 256

莱谢蒂茨基与他的钢琴学派 / 264

大师班的大师们

——上海音乐学院第五届国际钢琴大师班印象 / 273

见闻与感言——记“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 / 284

“第50届西班牙哈恩国际钢琴比赛”见闻 / 295

卢嘉与他演奏的贝多芬三十二首奏鸣曲 / 305

唱片书评 /	309
从郎朗和陈萨的新唱片谈起 /	311
旧唱片里的古巴钢琴家普拉茨 /	320
超越半世纪的探寻	
——巴伦博伊姆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	324
查尔斯·罗森,他的新著及其他 /	335
布伦德尔与古尔德 /	344
名主播的钢琴梦 /	351
色彩斑斓的浪漫画卷——《肖邦在巴黎》 /	357
钢琴独奏会:老规矩与新尝试 /	363

大师剪影

格拉夫曼

——用一生练琴的大师

与其他来到厦门的评委们不一样，盖瑞·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先生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初赛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才出现在悦华酒店的大堂，让我翘足引领地期盼了好几天，本来我甚至猜想他来不了了。尽管如此，看到他因为时差关系，一脸疲惫的样子，我还是不敢马上与他约定访谈的时间。毕竟是将近 80 岁的老人了。

这次访谈吸引我的，与其说是因为格拉夫曼是朗朗、王羽佳等人的老师，还不如说是因为他本人的经历。

像许多著名的钢琴家一样，他小时候曾经是一名神童，1928 年 10 月 14 日生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移民的家庭，其父亲是小提琴家，他 3 岁习琴，7 岁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名师伊莎贝尔·文格罗娃。而凑巧的是，五十年之后，他成为柯蒂斯学院的院长。

格拉夫曼 18 岁毕业之后，与奥曼迪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举行首演，20 岁以前已经扬名国际乐坛，尤其是在 1949 年赢得了极具威望的利文特里特音乐比赛大奖之后，成为音乐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与莱昂·弗莱舍以及伊斯托明一起，被称为美国战后一代在琴坛上的天之骄子。他学养丰富，知识渊博，尽管他很早就显露

出音乐方面的才能,但是他父亲坚持让他在柯蒂斯学院学习音乐的同时,在一所严格的中学学习普通学科,要不是因为在比赛获奖之后,演出邀约纷至沓来,他可能已经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拿到富布莱特奖金游学欧洲之后,他又继续在马尔波罗音乐节与鲁道夫·塞尔金进修;同时作为非正式的学生,与霍洛维兹学习了七年。在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他不间断地巡回演出,与国际上各大交响乐团合作,并且录制了一系列备受好评的唱片。

1979年,先是他的右手四指在与柏林爱乐合作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时候受伤,迫使他修改指法,然后整个右手得了一种称为肌肉营养失调症(focal-dystonia)的疾病,与他的好友弗莱舍的手疾原因一样,演出只能限于为左手而写的钢琴作品。后来他回母校柯蒂斯学院教学,并且从1995年起担任院长一直到2006年。

在格拉夫曼于1981年“双日书局”出版的回忆录《我实在应该练琴》(*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中,对于他的老师文格罗娃,有过生动的描写。文格罗娃是莱谢蒂茨基的私人学生,在移民美国之前,曾经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任教。她以脾气暴躁、教学严厉出名。他写道:

文格罗娃夫人看起来很壮观。虽然不很高,但体型很宽,犹如一艘超负载的主力舰,在琴房里游弋,搜寻着她的敌人,大炮上了膛,随时准备向那些被称为她学生的对象开火。……怒吼,尖叫,恐吓,跺脚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些特别的时候,可以听到家具断裂的声音。

这一段文字让我印象如此深刻，因此第二天与格拉夫曼在早餐桌上相遇，他爽快地答应马上可以访谈的时候，我先以这个话题开始。

“文格罗娃是这样地严厉，那么跟她上课的时候，你觉得害怕吗？”

“从来没有。你知道，她是我父母的朋友，与其他学生不同，在我懂事之前，我已经认识她，而且我那时候从来不怕任何人，对我，她就像我母亲一样。”“别人呢？”“非常害怕，非常。”

“她专注于一种特定的声音与连奏。”他回忆道。文格罗娃，像她的老师莱谢蒂茨基一样，对于手形非常讲究，而他从来就没有认真遵照这些要求，因此让老师气得发疯。她甚至常常在音乐会之前，当着格拉夫曼父母的面，责骂他，羞辱他。那种方式，现在看起来，几乎可以算作虐待儿童，然而当时格拉夫曼从来没有觉得什么不对，“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他还敢时常与老师争论。但是，他还是学到了慢速度的练习方法，以及让钢琴像人声般地歌唱。演奏的歌唱性，也是朗朗与其他格拉夫曼学生的特色。我问他，这种特色是来源于一种伟大的传统，还是他自己有什么秘诀？

他笑着回答说：“或许是两者的结合。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先是俄国革命，以及后来纳粹上台，迫使许多伟大的音乐家来到了美国。譬如霍洛维兹……”。

文格罗娃与霍洛维兹是好朋友，格拉夫曼十几岁时就弹给霍洛维兹听过，后来，成为霍氏仅有的几个学生之一。他这样形容霍洛维兹的演奏：“他受人声的影响极深，他引导了我去聆听歌剧，注意他们如何处理乐句，在哪里呼吸，如何呼吸，然后让我去模仿，特别是在肖邦与舒曼的音乐中。他所属的俄罗斯学派，专注于

声音(而他的德国学派的同代人——塞尔金则注重于结构),他听到声音,并且他想要复制它们。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技巧,与不寻常的表达方式的结合。”

上世纪的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于格拉夫曼来说,是一个音乐上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纽约,“你可以听到霍洛维兹、塞尔金、施纳贝尔、拉赫玛尼诺夫、霍夫曼、鲁宾斯坦的音乐会,不但可以经常听得到,而且票价又很低,年轻时候我与我的朋友基本上每晚都在音乐厅。他们的演奏是非常地不同,但是每一位的演奏都让我觉得令人信服,那使得我认识到,艺术不是有关‘相像’,而是要令人信服。”

而格拉夫曼在他 20 岁时候在利文特里特比赛中的演奏,确实让所有人觉得信服。该比赛创办于 1940 年,曾经是美国最重大的音乐比赛,它有些相当特别的规则:它不评定名次,最初几年甚至没有奖金,但是它给予它选中的优胜者一系列的独奏音乐会与唱片公司录音的合约,并且还有与美国主要乐团合作的机会,它的宗旨是发现一名演奏家:该演奏家应该已经作好职业演奏家生涯所有的准备。那次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比赛则更为奇特,只有格拉夫曼一人获得决赛资格。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他被要求准备演奏评委想要听的所有保留曲目中的任何一首,他们想听多久就得弹多久,可能一个小时或者更久。直到他们觉得够了,再决定是否给他颁奖。

那是一组数量相当惊人的曲目,差不多比两场音乐会还长。他首先弹了勃拉姆斯的《第一协奏曲》,由弗莱舍伴奏乐队部分,接着是《贝多芬奏鸣曲》(作品 109),舒曼《狂欢节》的一半,一组巴赫的序曲与赋格,几首德彪西作品,李斯特的《钟》,然后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协奏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第三协奏曲》的一个乐章。最

后他听到有人说“够了”。然后评委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上来祝贺他，其中有一位对他说道：“其实我们听了你的第一首勃拉姆斯协奏曲之后，就可以决定发奖给你，可是因为我们很欣赏你的演奏，所以就让你一首接一首地弹下去。”

他在哥伦比亚和 RCA 唱片公司录制的六十多张唱片，绝大部分是在 1979 年他手受伤之前发行的黑胶唱片，其中最精彩的是他演奏的俄罗斯作品，有评论家说它们“声音洪大，音质如钢，技艺超绝”。可惜除了几张他在 90 年代演奏的近代作曲家为左手而写的钢琴协奏曲有 CD 以外，大部分是老唱片。我拿出几张他的老唱片，其中有柴科夫斯基第二与第三协奏曲，舒曼的《交响练习曲》和《狂欢节》等。他说，只有一张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与第三协奏曲是转成 CD 再版的。这张与乔治·塞尔指挥的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唱片广受好评，也让我想起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些故事，例如，当年塞尔为了格拉夫曼留的一头长发，居然拒绝与他合影。又如，在 19 岁的时候，格拉夫曼竟然傲气地回绝了当时国际乐坛最有权势的经理人胡洛克再续合约的要求。在这本已经绝版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有趣的乐坛掌故，也可以了解作为一个巡演世界的钢琴家的快乐与苦恼。而且，格拉夫曼的笔锋是如此风趣机智、幽默俏皮，他可能是钢琴家中最善于讲故事的一位。我向他表示，很遗憾目前这书还没有中文译本。而他说，书中许多地方写的是几十年之前的美国文化界，对中国读者来说，其文化背景有可能比较难以领会。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格拉夫曼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而他的手疾，对于一位事业处于顶峰的钢琴家来说，又该是多么大的打击与不幸。难怪他的笑容中有几丝苦涩，眼神中满是沧桑。